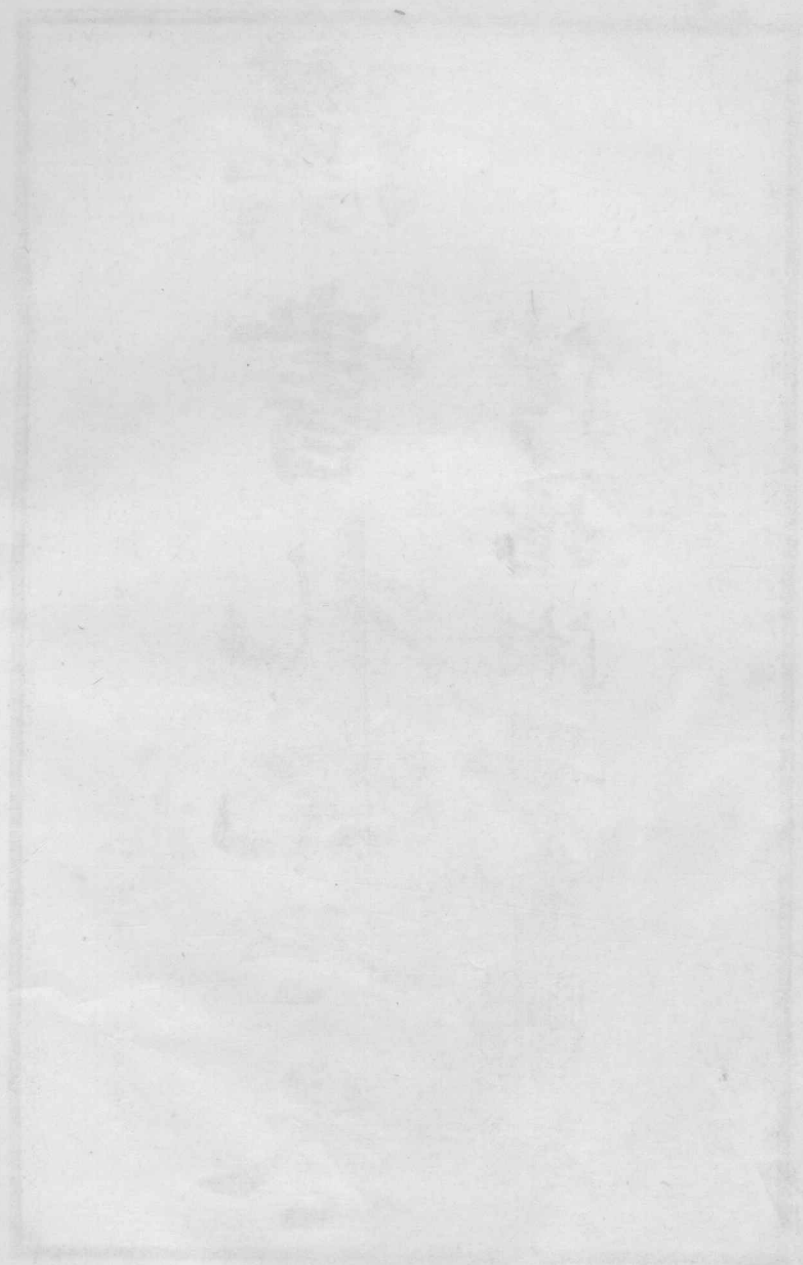




漢書札記七卷

傅增湘題





序

往歲讀越縵堂日記竊佩越縵先生深于史學繼聞人言有嘗見先生所讀兩漢書者書眉間手書殆遍尤想望欲得一讀之頃者北海圖書館盡購得先生藏書門下士高陽王君重民適司整理之役余因幸得見兩漢及其他諸書既以整比之法指示王君王君首成漢書札記一種以校閱爲請余乃取王氏補注本再三校讀復令王君以日記中說漢書諸事參校附益之其中如揭班氏叙圖象麒麟閣事於蘇武傳之旨謂武惟此事足以伸眉於身後故班氏特以此系武傳後以慰千載讀史者之心可謂深明良史之用心發千載未發之覆者他如食貨志以開田官斥塞爲句正裴駙師古之誤讀藝文志鉤鉞析亂訂毛本鉞作鈇之誤蕭望之傳以軍以夏發爲句訂王念孫之誤讀外戚傳妾誇布服糲食以許后姊名謁證誇爲許后之名訂孟康之誤解飾室中若舍以增成舍昭陽舍爲例證定若舍爲舍舍名糾師古之謬說皆立義精湛鑿然不可移其他精義紛陳

殆未可一一僂指而王氏補注顧未能盡錄其說者蓋王氏寓京以補注

諸卷與先生商榷在光緒辛巳壬午間越縵堂日記三十六冊三十四頁

八十四頁下記王氏借去漢書手校三十七冊八頁下記王以補注屬閱

辛巳十一月三十日記王以司馬遷傳補注屬校閱附識七條九十八頁

終老於湘而先生以後終始居京末由會合從容商榷又先生于漢書先

後用力至勤王氏殆未能盡覩其說也館中既以是書付印不日成書王

君請序其首因書此以志景仰之誠云民國十八年一月十九日長沙後

學楊樹達書於北平寓廬之積微居

漢書札記

卷一

讀史札記之二

高帝紀第一上

會稽 李慈銘

高祖

汲古閣本
頁一上

荀悅曰諱邦字季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慈銘案西漢人字多但言伯仲不主表德如高祖字季之類是也又案諡法無高自高祖曰爲諡而後世開創之主無不用之矣其實漢高之號猶用秦法如始皇之比此猶周人制諡而齊丁公乙公癸公宋丁公陳申公等猶用殷人甲乙之號耳

元年或說沛公曰

頁十上

慈銘案藝文類聚引楚漢春秋說沛公者爲解先生

二年夏四月羽雖聞漢東旣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曰故得規五

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師古曰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劉氏攷刊誤曰張耳時方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是當爲河南韓魏殷趙也吳氏仁傑刊誤補遺曰時河南及殷已亡漢置河南河內郡矣據下文六月漢始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塞翟二王雖降尙如魏豹之得君其國以兵從行是當爲塞翟魏韓趙也國朝全氏祖望曰功臣表曰二年三月棘邱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四月敬市侯閻澤赤以河上守遷殷相則塞翟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史記於元年八月書降塞王置渭南河上郡降翟王置上郡吳氏以史爲誤而不知漢書異姓諸侯王表所書亦與史記同蓋元年八月所書者高祖旣滅二國定其疆也二年六月所書置五郡者高祖旣滅雍殺章邯盡定三秦通正其地界也然則此五諸侯者魏王之從軍見於其傳韓王之從軍見於異姓王表趙相陳餘以兵從亦見於其傳而

合齊擊楚則見於淮陰侯傳蓋齊人亦以兵從也是韓趙魏也齊也其一則殷也功臣表言閻澤赤遷殷相殷尙有相則殷王司馬卬尙有國明矣史記陳平傳曰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王使平擊降殷王是明言殷降漢而未亡故復降楚也又言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是卽漢王規卬之兵以入彭城事也漢書平傳亦同然則殷之未亡明矣

此紀前言置河內郡蓋誤也

見經史問答

全氏又曰考之馬班二史前此十

九諸侯是時已去其半漢并雍塞翟河南殷而爲一齊并膠東濟北而爲一趙亦并常山而爲一燕亦并遼東而爲一漢又降韓降魏而以爲屬國楚僅有九江臨江從之耳衡山則楚之所貶矣漢楚齊方交兵則是時五諸侯者當屬燕趙韓魏衡山蓋燕趙不奉楚令恐楚旣平齊而討之故助漢衡山以被貶怨楚故助漢是五諸侯當爲燕與衡山也

見黠

琦亭集外編

洪氏頤煊曰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

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殷河南此所謂

五諸侯也韓本屬漢不得云刼當以如淳之言爲正董氏教增曰項籍傳贊亦云遂將五諸侯滅秦蓋皆据故七國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漢定三秦即故秦地項羽王楚即故楚地其餘韓趙魏齊燕爲五諸侯刼五諸侯兵猶後言引天下兵耳故漢伐楚可言五諸侯楚滅秦亦可言五諸侯也慈銘案全氏駁吳氏塞翟之說當矣其言五諸侯則先後兩說自相矛盾曰理度之後說爲優故臧荼從漢莫詳所繇吳芮在軍亦無確據董文恪之說通矣而以五諸侯之稱即爲天下之目古籍旣無是義孤證病其單文折衷而言洪說爲近旣貫上文又符刼義也

三年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

戰

頁十
七下

慈銘案挑戰之挑各家皆音上聲惟史記正義田弔反必有所本此字蓋可兩音

文帝紀第四

母曰薄姬

頁一上

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慈銘案顏注謬也姬妾是一義姬姜是一義二義異音瓚說本當時官書豈容臆造如云因周姓貴而爲婦人美稱何以無稱姜者乎

樹達按此

條王氏先謙
采入補注

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頁十一下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慈銘案顏注支曲如說是也與猶已也古以已字同謂朕雖不明己以得終天年供奉高廟爲喜何有哀念乎

樹達按史記集解引如說下有與發聲也四字
王念孫申證如說甚詳其說是也李氏此條意
雖申如却非
如淳本旨

無布車及兵器

頁十上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慈銘案服說是也古之衣車皆有布喪事素車用白布不得禁之此自以陳設車器爲言若如應說則及兵器何解豈有以布蒙兵器者

乎顏注謬

樹達按此條王氏補注采錄

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

頁十二上

慈銘案史記無下臨字是也非臨時禁宮中無得擅哭哭下自不得再

有臨字此誤衍

樹達按補注采錄

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頁二十二下

慈銘案史記作中民此避唐諱改

樹達按補注采錄

武帝紀第六

建元元年夏四月己巳詔曰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

頁一下

慈銘案鬻即今粥字說文無粥只有鬻

五月詔曰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頁一下

師古曰帑讀與拏同慈銘案俗作拏非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頁四上

慈銘案續疑作給

樹達按宋祁王念孫已校正

元朔三年三月詔曰夫刑罰所目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

頁六上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內長文或云古本作而肆赦慈銘案宋人劉昌詩蘆浦筆記云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誤爲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爲長文詔下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王氏所謂古寫本者蓋即劉氏之說明人楊氏慎從之曰爲於下文尤爲貫串而宋人亡名氏南窗紀談云許少伊右丞言江南舊本作而長吏近時許氏宗彥謂內長文即文無害之意然晉灼張晏魏晉時人皆已主內長文之說章惇所藏古本何從得來豈又如梁時劉之遴所謂葫蘆中物耶蓋由讀者臆改託言古本以欺

人耳

樹達按此段補注節采

又按是時漢武屢詔求賢勸學此詔雖爲敕發亦曰

百姓未洽教化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爲言則其意仍主文德改長文作肆赦與下赦天下語雖貫而於詔意反不合且其語亦太淺改作長吏似與上刑罰語相配而長吏所以見愛則尤淺直不成句適成爲南宋人文法耳然內字必是而字之誤觀張晉於內字皆無解顯然可知而長文所以見愛者即曰長文德之意也小顏據誤本內作而不能校正反曲爲之說致文義不通宋人遂逞其私臆紛紛妄改許氏謂即文無害意尤非

重民按自又按以下據同治七年十月初十日日記增補

元封三年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民

頁十
四下

慈銘案民當作人蓋緣小顏本避太宗諱書於民字改作人後人皆改

正之而於此處人字亦誤改民耳

樹達按補注采錄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曰正月爲歲首

頁十
六下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

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慈銘按此古今一大關鍵也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至此始驗遂行之萬世矣小顏此注極明前此每年之首所云冬十月者皆當作冬正月其下即以二三爲次以數至十二月今仍以十月起者蓋武帝正朔之後必下詔書追改以前國史所紀月日故得盡正之也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

頁十七下

司馬文公通鑑考異曰臣瓚注六月禁踰侈七月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不必閉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王氏鳴盛曰其明年秋即有禁巫祠道中大搜事而征和元年冬亦以巫蠱大搜閉城門索事皆相類知是搜巫蠱奸人非踰侈者洪氏頤煊曰蓋巫蠱之禍始於天漢初浸淫至征和二年秋始敗耳慈銘案元光五年陳皇后即以巫蠱廢捕爲巫蠱者皆梟首則其萌芽非一日矣特至征和而成大獄致大亂故紀至彼始

言巫蠱起耳

樹達按此與鎮海王榮商漢書補注說同

昭帝紀第七

始元五年詔曰朕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
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尙書未云有明

頁三上

文穎曰賈誼作保傳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晉灼曰帝自謂通
保傳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未能有所明此
帝之謙也師古曰晉瓚之說皆非也帝自言雖通保傳傳而孝經論語
尙書猶未能明也慈銘案注說皆非也帝自謂雖通接保傳傳授孝經
論語尙書皆未能有明當曰傳字絕句賈誼所作保傳篇漢世未聞有
傳受者昭帝安得習之且冠於孝經諸書之上乎

樹達按補
注采錄

宣帝紀第八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絜而不殊

頁九下

洪氏頤煊曰絜與絜同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注蔡放也說
文作絜謂散放之也慈銘案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苟悅漢紀作放而

不誅荀氏似誤詔既引舜之封象不當又曰封爲放顧氏炎武謂當從荀紀非也

四年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頁十上

洪氏頤煊曰彊李彊也公卿表元康四年大中大夫李彊中君守少府神爵三年少府李彊爲大鴻臚彊杜陵人素善楊雄爲益州牧見王貢兩龔傳序少府李彊議見蕭望之傳慈銘案王貢兩龔傳序所云之李

彊當別是一人

樹達按補注采錄

五鳳三年單于闐氏子孫昆弟及呼遼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臣稱

頁十三上

慈銘案此言來降而歸附德義也或曰歸義屬下讀謂單于慕義稱臣於文法未順

元帝紀第九

初元五年博士弟子毋置員曰廣學者

頁四下